



天下事物同  
一理聖人  
得其所御餘  
非所尚也一  
者虛而無為  
也中間反覆  
博喻總不出  
此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為之生。死而為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



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楸。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

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猿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

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

數向論治道  
闕大體切日用

二句亦見道  
之言

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

柔弱之說總  
不出老氏窠  
臼

正以柔勝

此段議論亦  
本聖人無為  
之說然說得  
玄虛所以不  
可見之實用

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直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

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

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

能使福必求。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

有為不若無  
為之應

論禍福最詳  
而歸之天理

可謂不詭於  
道

聖人能盡道  
而天下莫知  
是之謂神

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也。福莫大無禍。利莫  
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  
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楚勝乎諸夏。  
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  
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  
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  
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  
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

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  
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  
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  
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  
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  
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  
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  
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

不能盡道者  
與聖人相反

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置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

有爲者皆有  
心有欲者也  
故不能入道

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



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

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目。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

一者虛而無  
為也即前面  
聖人所能者

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

智勇即非一

仁者自任非  
不任人也

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傾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

勝心則不害  
性斯能執一

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瘞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

聖人雖勝心  
不勝欲然任  
其自然而功  
自成謂之無

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瘞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

為可也

不用智勇賢  
於智勇遠矣

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

不役於外而  
獨存其神正  
所謂一也

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

聖人執其一  
而天下自取  
足於聖人猶  
天地日月然

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粗。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

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

狂生不知道  
之無爲而勉  
強爲之者

非聖賢之旨  
彼自為一家  
言也

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

不一之弊若  
此故聖人貴  
一

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于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以治天下。周公散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畝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無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

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

此言不知一之害

易簡者一天地之道也

知反。此謂狂人。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

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庾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

多則不一



惟一能大餘  
皆其小者

此即不物而  
能物物者也  
一也

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

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

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

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張賓王曰。虛已以游於世。故萬變不括。還返其宗。通篇只是一意。

神妙致一之  
理到此方結  
出本旨

錯綜諸兵家  
之說而持論  
近正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將以存  
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  
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  
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  
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  
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

此見兵之所  
由動

論兵以不得  
已而動

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

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

兵之不得已  
如此

此見兵之所  
由動

論兵以不得  
已而動

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

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

兵之不得已  
如此

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蕪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

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

以下及將與  
兵法

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

兵之道如此

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淩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咄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

詘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條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  
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  
順比。道之浸洽。河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  
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  
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  
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  
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  
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  
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鬪。獵者逐  
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闥。要  
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  
捷梓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  
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  
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  
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  
其爲已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

極論兵之有  
道至此



以下指其實

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鐸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竒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

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竒賚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

五官者將之  
佐非勝之本

兵之必勝在  
人

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  
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  
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  
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  
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  
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  
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  
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  
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

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  
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  
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  
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爲  
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  
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  
脩鍛短鏃。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  
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栢舉。  
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

秦楚失道故  
兵雖強而亡

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憐。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剡槲筴。奮

聖王得道故  
有天下

儻纓。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

又指出勝與  
不勝者以見  
本末

此勝之本

此又轉言勝  
在於道

以下論將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侷。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

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詐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壑。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

又指出勝與不勝者以見本末

此勝之本

此又轉言勝在於道

以下論將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

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詐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壑。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

此段即前所  
云道之無朕

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鞀。昧不給

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

論將與民卒  
當一心亦兵  
之道也

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蚘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

以下又悉其  
詳

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筍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蝶。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

得權勢者必勝

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

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



應前無形又  
言之

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  
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  
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  
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  
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  
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  
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  
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  
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

靜制動即逸  
待勞意

離且罟飛鳥不動不絰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  
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  
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  
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  
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  
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  
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  
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

兵不在衆寡  
只在一心力

總歸於道方  
可制勝

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

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罾設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

此亦即無形  
之意反覆極  
論

機與勢亦無  
形

哉。調調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而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

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箇籥。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矧。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

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

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漈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

如此然後可  
將兵

點出剛柔強弱彼此使人不可測度亦前無形之意

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

此又見將以道為本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

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

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旣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鈞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

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噤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

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

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

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竒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竒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



前所指者皆不可無但非兵之貴貴於道之無形耳應前是謂至神

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入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

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僥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

所謂不求人而求諸已也

見君命將受  
命之道

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

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顧反於國。

又見兵之當  
慎不可妄加

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君曰。軍無後治。乃編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

山止有常物  
亦生焉人止  
於道而無為  
如山之有常  
亦無乎不為  
矣中間轉折  
博喻無非要  
人專一於道  
耳  
魄可見魂不  
可見人知魄  
之靈動而不  
知魂之能為  
要之總歸於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無耳於道亦  
然惟見小故不  
知大道

專一者感無  
不通未有專  
一於無為而  
不能有為者  
下面引喻多  
端要不外此

有念慮不可  
強止亦不可  
兩者俱忘即  
無為至德也  
非聖人不能  
故以聖人承  
之

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  
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  
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輻者。為之止也。老母行  
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百牙  
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  
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  
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目者眩。聽雷者聾。  
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

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  
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  
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  
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竽。念慮  
者不得卧。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  
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  
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  
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  
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

能於此而不  
能於彼皆非  
至德人之入  
道所得不同  
亦猶是也

造化亦專一  
不能兩用

物理亦然

此為至德人  
當實之

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堞。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

無為者人性也。

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墻之傍。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鍵。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

中不平與心  
無累者相去  
如可以見  
無患者由無  
為而有治也

專一之道顯  
然透山

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

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梳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

如此可以全  
天器

螿蟲。藜藿爲之不采。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不求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

辨其同異則  
知無爲之異  
於有爲矣

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鬼絲。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



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

彼以道德爲  
大仁義爲小  
分而二之故  
有此論

求道者亦然  
入之有漸故  
有先後上下  
之序

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

不豫者廢人  
莫能救之

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齒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不愛倖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竭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都部不給射慶忌死劔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場堞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

大道在無爲  
而無乎不爲

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潔白爲汚辱譬猶沐浴而扞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鑊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

因小而害大

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僕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

如此何能至道

人不可安於小忽於大

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礪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礪。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

又道本旨

人必至於止  
而後能有為  
聖人用之無  
不得

所求非所用  
終無所用之

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為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

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躐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鰲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尚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

以善託醜有  
益尚可為

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

外拘於小信  
當知自反

志定於一也

察微知著即  
始見終故豫  
於道

市虎。一里撓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日也。今為一日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

不以時至而  
為道

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  
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虬屯犁牛。既拊以豸。決  
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  
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  
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  
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  
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麋而求  
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

又見聖人能  
辨同異故不  
同於人

名實正同異  
之辨

也。死而棄其招。蕢不然。人能以所不利利人  
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  
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  
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  
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  
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  
者。非必忠也。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明月  
之珠。出於蠃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  
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為賤

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戈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轆。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

以上至此皆見不可不辨

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筭甌甗。在稭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鰥賜者。非負而緣水。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

用之賴於無  
用無為之可  
以有為亦若  
推與不推之  
類耳

未見大道小  
者亦足以名

既見大道小  
者不足取矣

又見弱之能  
制強

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  
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遽伯玉以德化。公  
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  
用糝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瘻。蚤散積血。斲  
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鵠矢中蠅。爛灰生  
繩。漆見蠟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  
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  
白之裘。撥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  
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

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  
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鬼。而子缺脣。見  
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  
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  
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  
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  
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斃截玉。媒怛者。非學謾  
也。怛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  
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挫廉也。



本旨

以小見大以  
近知遠易而  
無難皆止於  
道者能之

又是本旨

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暗甕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從黴黑咎。犯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

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釣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

人各有能有不能局於器也不能者貴用其能適其宜也

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僂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僂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熊罷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

不可因此而廢彼

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撒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鑢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剡靡。勿釋牛車。絕麟。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張賓玉曰。說山說林二訓。殊形並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寓內足。橫肆其胸度耳。



